

集古今佛道論衡序

唐龍朔元年於京
師西明寺寶錄

星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限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密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闔浮之地心至覺援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咸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未先真偽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飭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為泥洹指梵主為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孝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因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體而号聖守

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十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万惑於是鏘腹戴爐之輦結舌伏

於道場欹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路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枯穴能事既顯獎務弘通玉闕揚

正道之秋金陵表乘權之瑞清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園中陳茲聖景度

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嗟嗟黔首無敢抗言璣

璣黃巾時褰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

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

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闢澤之對天分其理難迴孫盛之談海截然

猶學未經遠情獎疎通邪辯逼真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十

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闢震

旦張葛交論寔繁故商確由來銓衡叙列筆削兼濫披圖藻鏡摠會聚之号曰佛道論衡分為甲乙四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唐西明寺釋氏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道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寺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植辯道論附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詐附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興廢故述其由事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群臣論佛理治致太平事四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敘佛道先後事五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剃髮奉老子事六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勑廢道教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帷諸道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漢法本內傳大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問羣臣此何為神有通人傳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也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雒陽城西雍門外為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方騎繞塔三市又將畫釋迦立像乃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圭子研顯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開化承榮情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為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暨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无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邇羲皇德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郝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樞文度岱山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樞文度岱山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呂惠通霍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郝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賣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薪和檀沉香為炷遶子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道士多有徵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兒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

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樞文度岱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呂惠通霍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郝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賣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薪和檀沉香為炷遶子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道士多有徵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兒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

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

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躡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感悅未曾有皆繞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諸法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剗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八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未已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興佛法自此始焉初摩騰西來將盡擇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門供養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寺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

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吳書六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剛正遊化為任子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彼未聞開教江表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焰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施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尋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

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列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

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

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太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徐如晉宋炳明佛論廣之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

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襄竭。平時
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竭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襄竭非謗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
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
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
曰頗得省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
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
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
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
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
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渝
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
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死其體爛其
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至
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
慈陽城有左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
旁中之術儉善辟穀。卷之三百歲卒

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
接姦詭以欺衆行妖匿以惑人故聚
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
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
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
福藥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
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
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猘猿之属與
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
蛤鷺入海為蜃當徘徊其翼毫池其
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
更與元龍鼈黿為群。豈復自識。翔林薄
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
其兎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
而頗為疋夫所因納虛妄之詞信眩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頌產以供虛
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
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
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
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
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
也。幼舍珪璋十歲能属文下筆便成
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
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
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
制衣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
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
天之響清颶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
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悟法
傳為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
傳唱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
統括道源精搜仙錄茲妄多奇終歸
飾詐故前論所委辨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頃獲閑居後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
孝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竟行止
高下之辯殆可考驗夫大聖乘時故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
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
乘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
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
自然非呂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尤吉

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匡陳

之間唐堯則天稷傲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合影響之論惟我與介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觀象知器知器豫籠豫籠吉凶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享欽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万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冥而不能冥說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頽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凜所常習憚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枉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察老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斷駢梅枝指之喻其義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於

老彭尋斯言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

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

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

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

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

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

作而万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

之德有以易歸類己形迹之處所耳

亦猶臣怨而於其人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

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

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

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

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摶紳幸祛

其弊咸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

著訓戎狄宣導殊域乎若欲明宣導

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

道之舉諸夏凌遲敷訓所先聖人之

教自近及遠未有輞張遐嶮如此之

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

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

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

徒乎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第十一

十一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

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

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

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

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

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

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

繩湯武不擬搢讓夫豈異哉時運故

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

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

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評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

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

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

登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志鎮

之何以復湏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

獨貴於无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盛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
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
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
業又曰詔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
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
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
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舊識
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
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常
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又曰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
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惑以為民苟無
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
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
在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
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
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
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

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
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
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
於適變此又闇蔽所未能通者也道
冲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咸
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
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
衆師錫疋夫則駁然禪授豈非冲而
用之光塵同披哉伯陽則不然既處
濁位復遠遁西戎行止則昌在其迹
著書則矯詎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
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
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
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
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
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
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
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義之
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尚不

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
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
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
稱聖者為是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
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
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復去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
仁是向所去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
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
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
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
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云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
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
各稟自然理不相闇梟鴟縱毒不假
學於鸞鳳犧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
此皆天質自然不湏外物者也何至
凶穢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奸乎
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鄧豈復先假
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子格擊殺根
毀駁正說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
覩食壹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

曲為其義辨而釋之莫不艱毛於殺聖因躡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又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万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闇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謗綽

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未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惟不

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悲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孔氏之言皆絞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憊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焦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詠謫恆微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也又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為天下正或云无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即東晉名士綽之後也祖即魏名臣之子荊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為名父之子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為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

經史是以仲尼因曾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平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鑒誠作來今遂歷心博綜撰考諸事跡著晉陽春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論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秘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遠摸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之事輒勑納之秘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于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贊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餉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去學古語曰生知之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與達鴻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鉉故智用有漸頓盛叔老非大賢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万物坐觀

周襄陽遁於西襄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故述其由事三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憑據可於京邑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信圖者闡崛山及湏弥殿加以飾繢別構講堂禪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魏世祖太武訖跋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棄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明樓散花禮勸篤勤兼至晚據有平城興故李術為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偽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加滅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為模楷燾所狀信道士殺謙之與皓欵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

賤咸重燾乃軍逼涼境徵高東還既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為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劒列威曰何故信讒任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說神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詰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万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万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勒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殺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燾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竈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慧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而色逾鮮白世

双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縕于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之二十二年也余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感衰感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皓於此縱以奸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勒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殺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燾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竈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慧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而色逾鮮白世

號白足和上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屬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勅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延始入殿頂礼足下悔其堡言咎始為說法明辨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癆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寢二次發惡疾燾推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於車上更采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潛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集群臣論佛理治致

太平事四

旨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曆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道周顥庾亮王濛謝尚郊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船顥等或宰輔之裔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曆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崇遠

皆亞述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言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淳此化則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能為志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能為志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由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例飯時有空道生法師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頌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雜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去見諸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叙佛

道先後事五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万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官等殿前齋訖侍中劉勝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道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寂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當周何天經是以得知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至孝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遂與函闢令尹喜西

入化胡斯足明矣

法師曰佛以固

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

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尚書邢驥散

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

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

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加斌

極刑時三歲法師菩提流支諫乃止

配徙馬邑

佛生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

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

迦無文記何耶

法師曰仁者識同

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傳十

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傳

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知何假十乎

法師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

達一切舍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

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

藉著龜以通靈卦也

時侍中尚書令元乂宣

新語道士

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

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

卷第一

星

金言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

星

四〇

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慾海引舍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值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反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舍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愚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焉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元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魏魏架子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石波若之利刀双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无盡並水清日咸霧豁雲除燭火燭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衣出世冥此真如使桐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龍鬚之土募探蹟而知迺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娘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方德方兆華俗潛故昔扇高風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言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因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湧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

宣勑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勑廢道教事七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
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
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
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
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
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
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勑召
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
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盃或飛或
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
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
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
倚魚覲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
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
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
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
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
宸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鑒一

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
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
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咸集顯居

未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

占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

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

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

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

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

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

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

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

向祝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盃祝之諸道士

一時奮發共兜一無動搖帝勑取衣

乃至十人率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

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

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為外

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

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
帝曰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
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極崇趨
躉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永

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

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余曰斬首

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

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絕

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

矣帝諱詳即尤魏丞相王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怠慢為奴所害詳襲其

位代為相國魏將曆窮詳築壇於南

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

像一瀉而成魏叔為禪文魏帝署之

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

愚智委政僕射揚遵彥帝大起佛寺

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

時稠禪師問箴帝曰檀越羅刹殆臨

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

遂不食肉禁鷹鷹去官漁屠辛葷

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

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焉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勑曰向寺取

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遙

日高詳託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

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今來

何為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嬾讀經

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

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今後來是夜癡人死

帝尋崩於晉陽焉

著作王郎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余

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

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曷歸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

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

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

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

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事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唐西明寺釋氏

甲辰歲高麗國公司太藏部監奉

周高祖登朝論屏佛法安法師上

勑厥造

周祖平齊集論毀法遠法師抗詔事

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興

佛事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焚老君

像事

隋兩帝事宗佛理稟受歸戒事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第一

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識云黑衣當王

遂重於道法躬受符錄玄冠黃褐內

常服禦心忌釋門志欲誅斂而患信

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誦詐

岡上私達其策潛集李宗排棄釋氏

又與前僧衛元嵩脣齒相副共相祖

醯帝納其言欲親覩經過取量佛失

口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

懲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為僧讚唱

并諸法事既无過犯無何而止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紛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揚擢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寒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号釋宗衆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万化本於无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忘故教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徑仁

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為內儒教為外道无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軍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為九教今摺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化之內合九流爭川大道之舌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志擅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像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實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

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暗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况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齊未日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湏夷哉實測然後方平續鳬載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監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曰史記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

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

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

陵避病瘡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

解鬼法後為大蛇所喰弟子等妄述

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号

三師陵為天師衡為係師魯為嗣師

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

初為督義司馬遂掩煞漢中太守蘇

固斬絕斜谷煞漢使者專據漢中三

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

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

賊初來學者名為鬼卒後云祭酒各

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

拜魯為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

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

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

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号黃

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殺謙稍

稍還服今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至

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

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

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

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

動為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
鬼服黃衣則齊真為皎然急緩可見
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

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

但得金帛便為其經貧者造之至死

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

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瀉為

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

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鵠

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蠭所喰

子衡奔出假設壇方用表靈化生麋

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

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

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癩无

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炎

禍其可然乎

四或狹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

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

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書伐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

沙擔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

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

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

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

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

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

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

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

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

軍將吏兵都无教誠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

魯驢轆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榔

墳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

打拍吳陸脩靜猶汎額反縛懸頭而

已資此度厄何癩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立變

怪呪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僞者造黃神越章用

持煞鬼又造赤章用持煞人趣悅世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第八張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第九張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第十張星

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頃
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
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校莫敢排斥當
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
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
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
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為通
道觀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
勣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
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
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
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勣以世之濫
說經誠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
說鬼谷仙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
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
尚不可因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
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
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
出此言將是无識異道誇競佛法假
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
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

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巨患
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
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
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
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為中
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古老未及
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
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
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
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
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
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
賢人不毀其星朕亦以此亭當路行
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
人故令脩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
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
厲禁此身已速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
自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蒙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他煞及自死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食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
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
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
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文言
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鋒然无撓
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謁
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
慮索餽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
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
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向同
志七人於弥勒像前不食札餌經於
七日一時同逝薦入南山錫谷自剖
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
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
願捨此身已速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
自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蒙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他煞及自死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
法師抗詔事第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立前脩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

三教其風逾遠孝定至理多憲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久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湏存立且自

真佛无像遷都表心佛經廣歎崇建

圖塔壯麗脩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

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

引費故湏除蕩故凡是經象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訣諫難

從閔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勑催答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

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

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

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誠

如天言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

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教帝曰虛空
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
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
虛空真佛帝時无答遠曰若不藉經
教自知有法者三主已前未有文字
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
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
无答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
故湏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
外國之法此國不湏廢而不用七廟
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
所說出自曾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
所說出自曾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
不尊祖孝祖孝不尊則昭穆失序昭
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
安在若尔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
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
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
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
通行者震且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
不同在闔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
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

士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
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
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聖旨陛
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
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舊上
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
緣脩道春秋歸家侍養故曰連乞食
餉母如來捨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
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逌屈言前
所圖意咸更无所答但云僧等且還
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
閻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
毀之尔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
五衆釋門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
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薄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虧氣內
蒸身瘞外發惡相已顯元悔可銷遂
隱於雲陽官纔經七日尋介傾崩天
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姑寺置苦
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
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
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
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
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大為我相聞
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主帛亦我
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
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
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斂佛法有前僧任道
林上表請開法事第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
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叔上書
人表云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
表曰君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
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
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元爽
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
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

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
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擅弘
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誣附君人
其實元心護法自擇氏弘訓權應元
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
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
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
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賴
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荷
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
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
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
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
五胡心无故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
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
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
感陛下取同五胡感脩佛法請如漢
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
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憲推
過去无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
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

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楚學決知
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
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
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
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
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
果常樂無為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
利无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方
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
識无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
今智窮万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
治國國備之則兵戈无用今雖不行
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
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
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
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
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
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
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木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
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
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
几尚不敢損虧况父之親事輒能輕

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
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万世之譏
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
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
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
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存
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
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
內潤黠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
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
土獲利捨我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
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
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
民昔太祖康日高鑒万理智括千途
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
奉勸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憂是
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
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推
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湏
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勘事
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
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
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姚戎國安民樂

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
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
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
合理義無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
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
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
衆禦傾帝業周武備德福集皇基夫
老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
安以此論之何閑壞佛退僧方平東
夏直是寢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
會妄謂壞法有益若尙湯伐有夏文
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
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
毀人法或以抗礼君親或謂妄稱佛
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
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構
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
生偏執即事而言何憂非道 奏曰
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懷異見妄
生偏執即事而言何憂非道 奏曰
伏承聖言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
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
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
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
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
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
繙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
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民俗

殊者年可為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
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
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
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陁蔬食至好長
齊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
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
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
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
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
獄不指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
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
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前罰後苦理
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
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懷異見妄
生偏執即事而言何憂非道 奏曰
伏承聖言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
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
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
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
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
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
繙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
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民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煞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為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烏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討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各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勑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

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威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在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斯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憂憎於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踈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懶短日懷憎薄是則以爲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殃

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

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 奏曰貪財惠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煞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告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頹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余酒何偏斷 奏曰結戒隨事非損過由弊神餘慶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慶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不能招咎何閑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

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

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為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万物無不是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陁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遊者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搜鳥以趨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者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縕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濶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正万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袖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貧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捨形常煞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

通万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心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為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鷗雀籬翔詐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小則太山非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无同可同異非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

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為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莫因義勢證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

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
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
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
則法湏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
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懇懃惟
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次上下

舍弘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
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脩敬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
道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
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
脩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
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
具脩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
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人懷無畏
牙吐微言佛理汪汪冲深莫測道宗
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
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
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脩行崇

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
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
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
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湏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
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脩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
譯親覽小內史臨經公宇文弘披讀
常禮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
寢臣審覆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
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
三年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
号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毓三
年崩謚明帝立弟曾國公即高祖是
也改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
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
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為得政
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崩初帝
深信佛宗曾無有貳流俗識緯黑衣
當王以僧緇服號所經懷所以太祖入
關便改衣幡悉為皂色用厭不祥乃

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第二十七號

天

至齊高竊忌擇種將戮禪師以通覺

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

身事迫信用讒妄終是信非微到故

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

窮當年便殞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

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

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號開

皇率改皂服普同黃色是知識禪虛

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難期虞氏加

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

魯並變服以應之黃初黃武又改元

以附之斯術歸不亡又見周隋文禪

嘗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為貴故經

云難遭想滅大聖為之碎身隨機得

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

道林法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

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誅除釋

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

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惠遠法師屈赴

抗詔帝无以答遂以威滅道林法師

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舍弘昌至

御座對面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

餘番帝極覈徵竟不能屈既理有所

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

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

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

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

白馬寺佛龜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

元嵩破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

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嵩勑

旨佛教興來多曆年代論其至理實

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教致

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

所以廢而不存正為如此朕今情存

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脩

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故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前說

隋文帝詔為降州天火焚老君像事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搃万物而為母故沮洹大教化彼耆城無為真道被斯神國豈徒

足相之淨土不容真人之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參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礪如飛長者之蓋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嵒山之響磐礎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嚴然無損黃鸝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歎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王領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尚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生黠首則而齊化故使周昭宅生已後唐文教述已前未聞釋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孝形像頻被欺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徒衆矣略舉知之頑俗多迷疑

陽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

歲通訪古蹟行至鄆西地名樓觀古

樹樺櫛院宇曾重中有宗聖觀觀南

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

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庵以處

之其觀地逼南山近坡有一土臺墓

墓宿觀西尹村尹長樂家因問氏族

長樂年雖遲暮惠解清明言晤徵擊

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

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

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

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為樓以用觀望

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

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旅

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

高崖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尚李

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

聞先君與李老西邁此乃出自道書非閑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郡苦

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

聞正說西化流砂雖史遷浪言非為

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

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

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趾尚存中

有一冢評問者舊斯冢是誰皆莫知

其由秦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

年代冢迹今遠訪流沙即燉煌鳴砂

之地是也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

之風檢道化胡西昇經等輒往化胡

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為佛化胡胡人

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正自天竺

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

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

搜求軀行不遠槐里死矣秦矢吊之

頗為寶錄自餘虛引未足稱之故隋

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辟

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

聞老君化胡人不受令喜變身作

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胡人奉

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惟遠後進未

廣安能博詣想有識者願此懷諳

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

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

于

同州般若尼寺于月赤光照室流溢

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

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

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

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

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

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

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

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

穢難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

兒委尼不敢占問後皇妣來抱忽化

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

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

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

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

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

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

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

位後每頤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

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

身以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

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

之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

于

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

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后

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搥試之宛

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

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仞

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

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搥滅佛法莫識

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

事過方委知聖詐在自古皆余偹諸

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

登殿坐列七僧傳經問法乃至大漸

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

隆盛時既非遙故略其敘于時曇延

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善

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曇弘隆

前政昔居晉府咸集英羣慧日法雲

道場興號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

搜揚總歸晉邵四事供給三業依憑

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

顥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為國師尊

加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

世發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

書憂問愁懃委曲遺錫糧粒并諸法

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
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昔
緣情款莫二自古帝王於師珍敬無
以加也至於李老符錄曾無預懷致
使交論興言絕於徵古故無所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歲都監奉
勅厥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星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利益事一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道是佛師事二

道士李仲卿著論毀佛琳師抗辯事三

大宗勸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四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五

辛中舍著齊物論琳二師抗辯事六

大宗問琳師辯正論信毀交報事七

大宗幸弘福寺手製頌文并叙佛道後先八

大宗勸道士三皇經不足開化令焚除事九

大宗詔奘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士辯覈事十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一

皇唐啟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弘隆

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

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杂築相尋

至於道觀無間於俗武德四年有大

史令傳卒者先是黃巾深忌繙服既

見國家別敬弥用疚心乃上廢佛法

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訛誕言妖事隱
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
還天笙凡是沙門放歸棄梓則家國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
詔問僧曰棄父母之躋踐去君臣之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適有濟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憤敷傳詞側聽機候承
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
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
四趣茫茫飄論欲海三界蠢蠢顛墮
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為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
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
王種詩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厥榮
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
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
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穎
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
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乘事
主而心載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
福虧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
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
懲惡則懲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
此其大略也而傳氏所奏在司既不

施行卉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

京室間里咸傳秃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謠佛曰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力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踈佛理曲陳邪正琳閱衆辭多引經教琳因謂衆人曰此引皆是卉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契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覩作者之不工注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暢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果理涉旦而猶昏命報五乘義經丘謨詎免四流浩瀚為煩惱之波六趣誼譯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窈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云所以見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金蓮捧足坐

則寶座永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

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

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

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

之臨滄海千光曜曜如衆日之映寶

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

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王也豈與裴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

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二十餘紙自

琳論出冠絕群篇家藏一本心口成

誦並流略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

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

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

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

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

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卉奏狀因之遂

寢得使櫬門重敞琳又其功東宮庶

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為之序胤光價

有阻素風不勝其委親事觀閱史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紛糺名實乖合故西窮砂塞絕訪者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宗乃尹喜之宅延老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長樂者村中魁岸即尹今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唱言我祖結草為樓於上觀望故曰樓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不挂流砂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糲懲任彼黃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其然乎莫不厚生存利非老厭宗琳慨其謬妄方欲窮討根源若非其住久處無由得成探赜即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為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荊楚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麟角空逢自餘章句梗概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天岡之術服氣練尸飛丹糴液莫不說如皆掌寫述聽以槐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

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籃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軋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文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迹舊徒如常綜業及

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姑進喜躋駿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貽退琳遂依而抗拒道敬我佛乘劉李遷師背教委作冒罔凡聖及

太宗覽論誠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文論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即李代護法之開土也當時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班瓊未足言議其對師事第二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所稱道俗

敦敬衆所樂推以為尊首於時五都

卷

集古今佛道論卷內

卷

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擇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未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

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一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先敷帝德既嘗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宗日上

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湏具禮儀並合掌虔

卷

集古今佛道論卷內

卷

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先問道云先生廣立道宗高

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為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答曰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

卷

集古今佛道論卷內

卷

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云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答曰

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無別法法於道者難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難曰道法自然不即道答曰道法自然自然自然是道所以不相法難曰道法自然不即道是道亦可地法於天天即

是地然地法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

卷

集古今佛道論卷內

卷

於是仲姑在座周樟神府抽解無地躡響風飛應機河瀉於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舞舒頽解顙而笑皇儲懿戚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羲綱高張可謂

卷

集古今佛道論卷內

卷

無報博士祭酒張侯愕視束體轍門
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
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
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
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
師父佛乃道之弟子故佛經云求於
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
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
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
可知乘荅略云震旦之興天竺猶環
海之比麟洲軀乃周末始生佛是周
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年所
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遇末
敬王時道乎鉤虛驗實足可知也仲
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
燭効洞虛之中燁燁玉清之上是佛
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軀也且五帝之
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軀名漢
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計古道者為
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
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

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
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為德及
物為道王充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
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
王充論衡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
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
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苦詞豈有頭戴
金冠身被黃褐蹻垂素駁手把玉璋
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
王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
不載大羅同焉有之說玉京本土是
之談言畢下座乘余時獨據詞鋒舉
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
席揚扇足為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
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
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
氏彭城人也有陳伏之時早經師訓
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
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
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
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
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
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

在思量鋪詞摛藻俊逸終古自萬內
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
之文駢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學
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
乘於斯伍聲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
義門法將盱衡而對鋒伯電舌而卷
群英乘於僧位炳炳高出煬帝初在
王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
不載大羅同焉有之說玉京本土是
之談言畢下座乘余時獨據詞鋒舉
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
席揚扇足為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
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
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
氏彭城人也有陳伏之時早經師訓
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
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
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
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
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
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

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即隋煬國師智
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即隋煬國師智

者顚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
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
文帝素文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
並入勝光乘達帝城弘道無倦福智
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
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盡續瓊奇
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
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勇注
若河傾名兒如擒錦能使智人傾心
清耳竚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
昏漠但聞寫送輕快莫知筌緒然為
人慈育以濟度為心言問所流惟存
贊悅不及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
將八十終於勝光帝深悼惜贈榮
顯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法琳
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第三

震方出帝氛侵廓清太宗素襲
啟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寧
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
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新論猶未筆
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
光前布露惟遠頽川陳子良才術縱
橫聲振寰宇為之注解并序由來文
多不載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
上諫事第四貞觀十一年加駕巡
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
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
貽訓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
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
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
物而亨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
喜猜忌佛法恒加訕謗與傅奕脣齒
結構誅翦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
顯正論仍託傳氏上聞天聽孟春下
勑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衆
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勑行下
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嘆不文

俗之典薈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
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於茲累代今
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
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友本之俗
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
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
穎內外兼明携諸夙老隨駕陳表乃
至開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
棄榆始逢太平之世見侵蒲柳方值
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諱子君有諱臣
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
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
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
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
上奉以周旋豈敢非詔尋老君垂範
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敢異不立
館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
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
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
之餘本非老君之義行三張之職術

卉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委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
僧尼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
如不陳奏何以表目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
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
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
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實勇身先
出士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
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懇持
寺沙弥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
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
嚴戒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
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
鏗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
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
法雅躬為募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
實於衆中太哭云雅是魔賊攝而駁
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
肆不染俗風真觀初元雅有事故下
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

在僧前實持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
琳等十餘人隨願上表以死上請不
許之實曰深知明詔已下不可轉
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
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
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
不以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
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如彎弓箭下可
選地耶任後量嚴省事為要言已卒
寺春秋三十餘矣皇太子集三教
學者詳論事第五貞觀十二年
皇太子集諸官員及三教學士於弘
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
斯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
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
秀特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
日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
日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兩
花燄近開達為破二之供基作明一
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
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第
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
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日向不云

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
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
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答令
日昔有二人一名地奴道帝忘掃一名身子一
聞千解然則地奴再聞不悟身子一
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
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淨
日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
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
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日天
官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為
畜有國子祭酒孔頓達者心存道黨
潛扇斯玷曰承聞佛家無諱法師何
以構斯淨答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
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
平何謂平乎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
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
余以淨之諱破彼之諱彼得無諱即
淨無諱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日君既
勸說真為道黨淨答常聞君子不黨
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
坐歡躍今日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淨

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屬其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事也淨本趙郡房氏即隋國子博士徵遠之猶子也家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阜明文雄機論操放乘時攜采少出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傳於大小乘探曠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解詮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為叙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群峴直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宣已下逮于皇運為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舍毗曇大乘莊嚴論等咸為著錄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續疏述令成論之并注經集論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寮采預聽法

達曰下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驚所以吹熒易發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絶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固當捨普遂召五衆一切都捨衣覺有間晚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為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今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諸道俗迎送禮遇不交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通不咎前失人代即目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轍其道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太子中舍辛謂齊物論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太子中舍辛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解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爻輞理跨

聯環幽難勁以縱橫掞藻紛其駭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垂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弃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別竊以道遙一也鷗鷺不可齊於九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天庭極

卷之二 第二張星
卷之二 第三張星

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足相兼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即互分別子余互分別矣君子勸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論曰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就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就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曰續鳬截鶴庸詐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裏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惑因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

集大本佛道論卷之二 第三張星
集大本佛道論卷之二 第三張星

藉以受業家門勿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鋌然願詳金牒於是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問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陁之号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陁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立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置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鷁之比大鵠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立是非不立彼此庸詐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

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聖從微至著憑繕就而方妍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衷由是同歸四智廣單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闢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疋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騁欲觀渤海更保消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顥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琨謝客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七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兩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誇訕皇宗罪當罰上太宗聞之便下勅沙汰僧尼貞減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省州縣官人曰別鴻臚檢閱情狀見有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及即詣公庭輕生答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繩縛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祀毀我祖祢誇謗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

追遠慎終是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訕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刑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計尋老教始未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誇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誇毀家國自後二十餘列具狀奏聞勅云汝所著辯正論爰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余念之誠及刑期能无傷不琳外緼桎梏內迫刑期冰炭交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彩票橫逸脣懷頓三死畏立待追對湏臾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勅徙於益部僧寺於時朝廷上下知英攝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庶俗乃奏彈曰竊以大道僻興冲虛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闇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豺

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狩
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
子門有姪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
眉奮杖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綈在
慮斯原不殊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
懲姪侈有勅追入大理竟以狂狷
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恤其死晚可謂
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
後事第八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
出度候遠聞勅召大德五人在寺
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
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泣乃手
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
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
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
機攝訪濟苦海以智舟航重昏以慧
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誓
豈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
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
躰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
荼毒之痛在乎於日敬養已絕萬恨
茶毒之痛在乎於日敬養已絕萬恨

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
歸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
供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其功德奉為
先靈願心悟無生神遷妙喜榮紺
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常食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
斯願 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
宗尊祖皇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
等大應恨恨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
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重
恩安心行道 詔言行下咸大歡喜
豈敢恨恨 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
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
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
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
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寺乃至本宅先
妣唯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
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
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
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
平也僧等起謝 帝曰坐是弟子意
耳不迷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窄狹若

為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
寬履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下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
令焚除事第九 貞觀二十一年十
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
皇齊法依捨其經乃云欲為
天子欲為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
及國家據田今云道士通三皇經者
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
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
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
惠元問有此言不惠元答云此處三
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
然為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
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為國於
理無妨臣等以為惠元所說不乖勸
善然此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
纂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
云依識三皇經今與老子道德經義
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 勅旨
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
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於時省
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

部廳前于尚書誠以火爇一時灰燼
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
尚改三皇為三洞委立天文大字惑
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
唐聖帝體其偽妄故此焚除近如大
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
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將欲入
山巖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
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
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
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所
共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
彼輒令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檢勘誰
辯偽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
經讀者無味不足觀採至如南華幽
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也

文帝詔令焚法師翻老子為梵文事第十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
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
崇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
以前舊有得道聖人說經在俗流布
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
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
必道越此徒傳通不晚登即下
勒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
於時道士蔡了昇英二人李宗之至
自餘鋒類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曰
別參識詳覈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窮
其義類得其言理方為譯之諸道士
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
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未安用佛理
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
出語渙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
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涌實質俱虛
奘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
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裹本虛
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
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
論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
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
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
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奘
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
維摩三論是學宗致令吐言命旨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為本在
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

矣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
由來不恆佛言似道如何不思奘曰
佛教初開深經尚擁老談玄理微附
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
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溼極令
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
諧會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
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
張葛之骨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
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
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
盧景裕韋處云之流數十餘家注解
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
言如何弃置舊譏越津釋府將非探
躋過度同夫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
無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展初云道
士等一時舉被曰道翻未伽失於古
此乃人言梵云未伽可以翻度諸道
士等一時舉被曰道翻未伽失於古
譯昔稱菩提此謂為道未聞未伽以
為道也奘曰今翻道德奉物不輕
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覺未伽
言道唐梵音義確余難垂豈得浪翻
冒因天聽道士成英曰佛隨言覺菩

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

伽何得非妄奘曰傳聞濫真良談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隨天音唐

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為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采全垂末伽為道通國齊

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唯桐上當時亦乃取笑天下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闡而不岀成英曰老經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為翻度惠彼邊戎奘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實驚人同巫覡之姪哇等禽獸之殘術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

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荅彼土尚道九十六家並狀形骸為桎梏指神我為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子彼必以為笑林奘告忠誠如

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奘姓陳氏頴川人也後業居於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

岳瀆承梵學富誓願博求以真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

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遂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撰經論旋於京邑

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

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為命家今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

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如後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義一條

永微嗣歷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為令族魏朝北有齊緇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關閩河語極淄澗一亂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唐西明寺釋氏

星

今上台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

事一條

上以西明寺成台僧道士入內論

義事一條

上以冬雪未降內立齋祀台佛道二

宗論義事一條

上幸東都台西京僧道士等於彼

論義一條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

李榮對論一條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

士對論一條

又在司成宣 范義頤宅難莊易

義一條

永微嗣歷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為令族魏朝北有齊緇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關閩河語極淄澗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網委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論辯韜陷顧斯陳迹不無懷悼致有黃巾被責緘默當時後出論場昌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聞叙斯實錄事連痕極故絕浮詞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一

顯慶三年四月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內論義時會隱法師豎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頤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次下勑遣道士堅義李榮立道生万物義皇帝皇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暎軒義亦乃牢籠周漢云又嘆仰佛化哉濟黎尤文多不載便問榮云先生云道生万物未知此道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為天地之法豈曰無知難曰向叙道為萬物之母今度萬物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

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據此善惡昇沉聚雜於生則無知矣如不通悟請廣其類至如人君之中開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聖主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而復生飛廉惡來斬尚新王之侶諛諭其君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惟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鷙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惟生駢驥駘馬而復生豺狼豪蠻乎草木之中何不惟生松柏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櫛櫻樗棘蓼艾蒺藜乎既而混生万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為万物皆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琉璃為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棻垂空甘露充糧綺衣為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為土瓦礫為衢稗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穫暑秋日夜駆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

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知何對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赧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其抗論立惟論難之體褒貶為先恐難道名有所觸悞即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即李老君之孫豈有對人之孫公談祖祢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於是蒙勅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面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遂相擊論遂至逼瞋僧等見將燭來便起辟退勅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鎧闇湯語至如僧豎五蘊義黃蹟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為宗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

統以奴稱為蘊義若以蔭名來難義
理全承又神泰堅九折知義道士生
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
處無以遮著遂浪作餘語真可謂欲
適南越而忘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
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
由是宗旨不明塵蹟聖聽過在道
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義故論去未
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見殿柱
湏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
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
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義光已
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檻何由可見又如
朱子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
能生牙夏感璽元裏冬委地中緣不具
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為
因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乖
各終不得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
爾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
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
窮法實相是故号佛為無等覺為天
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患邪網
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

即是此方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
在天生毒絰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
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
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詐誤
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對聖上
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
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奴事等
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
自上起來經過食須僧及道士陪侍
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夜久息言奉
辭勑士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
勑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
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
無勞廟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
蕪陷見之今日至于時以道士不識
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勑語道士
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
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
之懷亦具暗矣

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
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
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

顯慶二年六月十三日西明寺成道
俗雲合幢蓋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
寺簫鼓振地香花亂空自北城之達
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闊闊至十三日
清旦帝御安福門上群公僚佐備
列于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
聽從於大街公路南往並皆御覽
事訖方還尋即下勑追僧道士各七
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
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二
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寂為於无
為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極誠碧
落學照古今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
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
陛下睿性自天欽明慕曆九功包於
虞夏七德冠於贏劉遂使天平地成
遐安迩肅既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
爰詣繙黃孝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
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
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疎虛
煩聽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降勑
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勑士師可一人
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

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陛下宗承
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
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
座 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
佛如來德高衆聖道符人天為三千
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
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婆娑即
是釋迦之兆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
妾定華夷伏惟 陛下屈初地之尊
光臨暗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敷慈
燈於閻室浮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惠元邪
說未可為依勑云好更遣上仍僧為
先余時會隱法師昇座豎四無畏義
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敘之事在
別傳 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
法六通為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
數答訖微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
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
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
以不答云是老君上聖何得非洞徵曰
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
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

患也援此則老君於身尚凝何能洞
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陵榮在
蜀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
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相非駁
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孤息古人
云黃塵之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
叙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
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
生鬚髮不剪禪袴未除手把挑荷腰
懸赤袋巡門狀鬼塵巷摩兒本不異
淫祀邪至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
大怒云汝若以翦髮為好何不剔眉
立曰何為剔眉禁曰一種毛故立曰
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亦一種是
毛何為角髮不角髮榮遂杜默無對
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
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慙往哲
於即避席 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
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 主上且辭
勒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
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日
勒使報奘云七僧入內與道士論議
五人論大勝幽州師取好兩人雖未論

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伯
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
遂因氏焉趙襄趙適即其遠祖隨宦
東西故為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
太史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
父毅隨秘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
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
三卷並藏秘閣董孤直筆公有之矣
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殊
照法師撫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
家住幽州照仁寺擁以公貫無由遠
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
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
不息通鑑今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
聲榮藉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
芬郁逾美自到 帝京頻登闈輦櫻
暉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里錫俗顯僧倫既
非教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送雲
行事逾宿攜蓋難與竟遂使挫拉強
禦傾倒帝前頃問此何人斯答曰其

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眇昧允副遺

塵頻告奘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言

至七月內
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誼詣

退所司抑之不為通表因理僧務不

墜羣倫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占佛道二宗論

議事第三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

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零折雪降爰搆

福塲故能靜處中榮廣嚴法座下

勑召大慈恩寺沙門義哀東明觀道

士張惠光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

始於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釋

李搜揚選窮翫楚即斯榮觀終古無

之天子親問襄所來邑於座具答時

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

勑哀士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

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為

道本於際名為本際為際本道名為

本際答云不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

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元答

云何往不通竝日若使道將本際乎

本際答云不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

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元答

得相通返亦可自然尚道平得相法

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竝曰

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

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

著難恐望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

哀即覆結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

道際平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為

道自不得平相法禁得重竝既不領

難又不解結便浪潮云法師喚我為

先生汝則便成我弟子哀應聲挫云

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
帝心

翦蕘之嘲塵體天聽義湏卉置誠

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誥聊

以相答我以事佛為師我為佛之弟

子汝既稱為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

為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

則應為道祖道士當時忸怩無對

塵尾垂頓聲氣俱下哀因調曰塵尾

已萎鹿巾將折語聲既更義鋒亦摧

李榮無對遂下席尋即有勑令

裏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哀江表庸

僧山中朽蘚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

狂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无

上福田梯蹬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
惟陛下道邁軒羲德隆堯舜遊刃
萬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續宮闈
皇太子聲高啓頌今為膏雨不降瑞
雪未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
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
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堯詔繙黃
各陳名理玉塔闡玉京之教金闕揚
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
皇帝金輪永博玉鏡恒明等訖北辰
慶隆南岳皇后心明七耀體洞二
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皇太子凝
神望蕘作睿春坊布彩前星披圖
下武義哀海隅遺隱忽廟嵩華以有
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
解顛之談云云然則聖旨斯臨課
虛立義今示義目厥号摩訶般若波
羅蜜義此乃大乘之爲駕方等之龍
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
若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
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
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惠元問曰：奇是胡音字是唐字音是為唐此有何益。荅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梵為唐，彼此俱益。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荅曰：佛出天竺梵音為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哀體之曰：道士年耄今復發狂。荅義若此頓不思量。張曰：我那忽狂哀調曰：子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抒軸何為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義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為智。荅曰：為欲破愚癡而將智來破。張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以破之。荅曰：愚人是道士將般若非愚智破愚嘆為智。道士若王愚我智藥亦遣如是覆却數番。張遂飲氣吞聲。周憇失守無難坐默哀因慙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閑。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荅曰：般若非彼此歎美為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

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荅曰：雖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癡哀接聲。口今一彈彈黃雀已射兩鴟鴞。彈彈黃雀足射射鴟鴞腰于時李旣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哀又調曰：李不自拔張枉助亡。姚生一愚那不見助姚即發言。荅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始見斯言無有從于時。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首不已便去作如此解義何湏遠從吳地來哀云三吳勝地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詔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哀謂諸道士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湏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為謹論脫付法推罪當不敬賴

聖上慈弘慈其不逮不敬之罪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慙張元曰：不湏述也袁曰：往不可。各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裏之義道可日脫穎。當時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綱於帝前。无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信矣。

上幸東都又幸西京。僧道士等從論事第四

顯慶五年。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勑追大慈恩寺僧義良。西明寺僧惠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經通下勑停東都淨土寺。哀即於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袁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

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

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緝
雲山婺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俗問
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
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
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源
乃流揚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
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
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
請寓內搜揚京邑毘彥承風仰德以
名聞奏下勅徵延既達京師幽憂頓

勅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述
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
藉甚弥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
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
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違
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勅對
道士李榮敘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

勅召僧靜

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 帝問僧曰

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
顧謂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
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土于時執有
毗曇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
說戒之徒人我錚然欵然驚視皆謂
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
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塊破膽失路
迷歸哀乃誨以謗法之讐亦以信首
之路責以三閻則周憇無計導以五
能使答對無前朝集雲雨自處止日
下光問德音宰輔傾城道勝嘵賞中

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症生
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
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
以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
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
鮑靜謬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
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
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
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
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
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為之過
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築
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
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
指為縱令此經實錄由湏歸佛大師
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
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竟無西邁
流沙之論但太尹喜謂老子曰將隱
平據榮對 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
子云老子死秦矢吊之又西京雜記
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
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誑偷竊

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各
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
即源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
白馬將經准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
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
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
樓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
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
史亦有俗士輩承遠謝靈運等皆翻
譯備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
鳥味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失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崇
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
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
孝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
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 皇之
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
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
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
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據
道劫經云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

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
擅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
蹶角受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披
緇服食我棄櫟不見好音人之无良
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
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
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
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
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
為樞機將委巷為雅論古人請尚方
馬劖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
固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
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援縱下而言
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
榮云汝面對痕極而云我莊子耶李
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
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
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
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
以對後人尔今稱我親承嚴 庚此
而不類何以逃幸李榮辟窮遂朝云
靜泰語莫惶惶我未發汝剝揚靜泰
云李榮烏黷何異姑饑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
云靜泰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
許劇談敢欲間作亦請朝李榮頭
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
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
同鹿尾繞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
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 聖旨
令連脚嘲便曰李榮要首長即貞而述
屢申馳頸亟感蛇晝舉手乍奮驢蹄
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
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
之一分則太長 李榮云向共相嘲
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閨宋玉之
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憊迷
妄李榮是蜀郡詞人秦是洛陽才子
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閑靜泰奏云
嚴揚不嗣江漢靈襄榮為蜀郡詞人
一何自枉 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
是靈襄無得靈輝靜泰云夷歌耀曲
自謂成章鳥韻左言用閑音賞李榮
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為李王因言大
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語為
自屬耶為屬帝耶如其自屬尔是何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 帝李榮云我
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
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
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
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為王汝過之
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
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
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 皇帝所
尚何物綠精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
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
為天中我 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
法有囑委以 皇王有感必通何論
彼此若限以華表恐子自弊於杜郵
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綠精
胡子自是慈嶺已東李仲卿之鄙辭
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
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
或灰獄圍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
器或脊負楊枝或解髮却拘或交繩
反繫以廁溷而為神主將井竈而作
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
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礼天
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

充斥未亡銜惑之徒冒凶綱紀加又
扣頭搏頰銜板縕緋三點九闕之方
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慙於父子寧有
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
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
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
共朝燭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
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
燭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
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而佛非榮
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
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
恐疲 聖言帝令休榮遂走下基云去
也于時靜泰脚癱未行少選停立泰
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 帝令人扶
之榮於塔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
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
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
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
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
充斥未亡銜惑之徒冒凶綱紀加又
扣頭搏頰銜板縕緋三點九闕之方
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慙於父子寧有
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
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
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
共朝燭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
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
燭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
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而佛非榮
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
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
恐疲 聖言帝令休榮遂走下基云去
也于時靜泰脚癱未行少選停立泰
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 帝令人扶
之榮於塔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
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
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
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
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

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
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
辯見知 上辛東都多營法祀晝覽
萬機夜通論道禮誦餘暇偏重義宗
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
徵延屢遭勍敵仍參勝席故泰為衆
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
舌結面陳泰是斯即心伏塊飛况對
天顏褒貶足稱畫一此則千載之龜
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
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 上令作
之應命便上 帝重之欲令觀國登
庸問欲還俗不湏何等官泰答夙昔
素心常懷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
渝巢許之解綱俗榮非其所慕伏願
不虧發趾之心 上大幸之便
勑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
泰居之其所湏侍者任取多少諸餘
大德例止一人泰別 勅垂願使將五
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
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第六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

宇殿靈辯奉

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

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

解今若更憑神筭赤舌將必水銷

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聖俱不思 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

思 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舍之理在聖寧非不

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答難思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分思不思 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詐簡聖凡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無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

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波北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

勑放道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勑留僧靈辯及

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

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

答大道生万物万法即是道何得言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十四第十一
大
道
非
祖
答
道
本
無
名
強
為
立
名
為
物
之
祖
那
得
非
祖
難
道
本
無
名
強
為
立
名
亦
可
道
本
非
祖
雖
為
物
祖
答
然
難
道
本
非
是
祖
非
祖
雖
說
祖
亦
可
大
道
無
有
形
無
形
強
說
形
離
象
無
別
目
未
有
目
時
有
眼
見
答
離
眼
無
別
目
未
有
目
時
有
眼
見
答
道
是
玄
微
眼
為
鹿
法
二
義
不
同
安
得
類
難
象
是
質
礙
道
本
虛
無
有
無
性
乖
若
為
同
體
惠
長
又
無
答
辯
奏
曰
靈
辯
未
預
玄
門
實
懷
慾
忍
雖
逢
死
雀
不
顧
重
彈
上
大
笑
稱
善
五
月
十
六
日
於
蓬
萊
宮
又
與
道
士
論
難
其
道
士
對
答
不
相
領
當
無
可
記
錄
至
六
月
十
二
日
於
蓬
萊
宮
蓬
萊
殿
論
義
靈
辯
與
道
士
李
榮
同
奉
見
上
謂
榮
曰
襄
陽
道
人
有
精
神
好
交
言
無
令
墮
其
圍
中
榮
奏
曰
孔
子
尚
畏
後
生
况
榮
不
如
前
招
辯
奏
白
靈
辯
誠
為
後
生
李
榮
故
當
是
老
中
故
有
此
辯
禁
開
昇
玄
經
題
曰
道
玄
不
可
以
言
象
詮
辯
問
曰
玄
理
本
審
思
慮
情
智
不
可
度
量
妙
道
既
絕
言
詞
若
為
得
答
題

目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詮即當云可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於筌蹄尋玄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蹇棘於理信亦迷謬又更為述前難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无說无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為彼邪言竊善薩之詞作監齊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為涅槃止是此處死滅辯曰瑩光曰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為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澹之虛宗絕患累於後身證無為於極地詣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即是齊烏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十四第十二
日足下若不情昏菽麦目闇玄黃何為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堅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言詮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難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為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為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非並不得並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禁不能答直杭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默

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蹟

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默

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閑杜口

上大笑令更難 難曰玄理幽深至

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為得知答玄雖

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

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

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

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

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

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末研尋莊生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銑

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

蜀道信為難何不乘鳬遊帝里翻被

枷項入長安

初退榮入京日著枷

榮曰死灰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

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

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朵仍遭酷

吏懸榮未答又嘲曰柱枷異支檠擎

枷非梧梧閑口臨枷柄真似盪吹竿

榮恚曰 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著

如汝道人之流 主上何曾記錄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知
有榮今年既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
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
又謂曰詳刑拉羅 天子未必皆知

道士著枷 聖人何曾記識 又謂

曰李榮著枷 聖人必不承意儻若

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勵

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

敢欲相輕 辯曰李榮李榮先乏雄

情爽氣何勞瞋目勵聲仍嘲曰區區

蜀地老竊号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

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

知努力加食飯 辯曰衆僧本來齋

索故當食飯進蔬道士唯重蘸祭應

湏酌醴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

魚 辯曰向已同齋何為語飯

當論

榮曰蠢爾荆蠻詐堪為敵 辯曰周

德未披往日楚有荆蠻皇澤遠覃

今時猶見蜀獵 榮曰心裏若無鳥

泥架梁何為得黑 辯曰心中既有

紫棘頭上遂裹木皮未席 辯嘲榮

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已

高逝鵠雀徒自喧已前難嘲甚多不

能盡記每嘲 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序
昔毗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
先生透駕達門之內以今况古夫何
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
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
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閨中
弥欽道德尚未披敘邂逅相逢深適
鄙懷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
難留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轡道
林玄度自解逍遙請各援宗塗標榜
題目以申孝擊共叙幽微云爾 范

曰莊子之書頗曾拔攬其間旨趣待
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
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 范曰
齊物之理今古以為難法師可依此
義以開宗轍 問曰今古若難誠如
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
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
莊生以為不尔豈非孟浪之談 范

曰俗滯情於是而非莊生遂忘於大小
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
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 難曰不湏

齊質 范曰不論膺質情詐得忘

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

入塵之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

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

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

性故說為齊

難曰物雖各冥其極

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

翻迷物理至如空虛卒無質象不可

論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

均等

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

欲均形豈非為她畫足

難曰前言

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令持畫足

過人翻為自因更竝曰山大毫小莊

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

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

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

本自不同難易卒是別不得同山毫

卒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

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文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

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

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植德本累

脩淨業家遍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裁

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

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

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

峻爽風韻淒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

虛肅常若秋崖含霽霜松引颸每至

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

月弦揚彩永微年中輒遊東都聲馳

天闕尋奉 勒住大慈恩寺仍被追

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

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

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

嘲戲間發滑稽餘裕頻解聖頤每延

優辨然素懷謙挹加復謹慎溫枝絕

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

次鄉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

纔傳折角之謠尚想連環沉吟千祀

略題梗槩為之記六但恨言唯應物

理非獨詣尋微之廷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甲辰歲高麗國父藏都監奉

勑駿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繢附

唐西明寺釋氏

唐麟德元年於京師西明寺撰述

維唐龍朔元年春三月西華觀道士

朝散大夫郭行真勘造真惟佛道稱

聖咸作化於含元寶乘靈寶俱開津

佛垂法網是舟師於形有自非統括

經誥孰能輕舉謹竭誠心勘傳經像

用資景福通祇無邊啓深信之根前

喻即真之正業可不然歟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永所惟釋尊弘化慈

誘偏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赤

縣故使在身在國不免生死之流離

惱離著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

向奉斂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禮謁當

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真乘道無不通

故莫滯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顧斯

言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

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第十二

散大夫郭行真自惟昭告于十方先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真稟自凡庸臻斯觀伍形雖草化心造彌勒柱下周之史臣道不振於明后佛乃天人師敬德化惣於無邊豈

有事天之夫章醮之士琴碁不釋酒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豐隆叩齒而排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仰佛宗敬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啓斯厚夜大敞明離裂久劫之郭經解無始之流縛生生弭反本之業代代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三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仰惟諸佛大聖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流扇光於五岳梁魏已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已下弘誘開於城俗是則擬佛陶化終詐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鏡於明識所以聞義遷善奉造盡儀并諸經誥當使上弘下施開遂古之濛泉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郭伏願恩隆

慈施不闢於邪林方便善巧無滯於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幢而偃疑山裂愛網而陳寶駕悠哉同侶可不勉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陰陽結攜

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駁除惟聖於焉

體鑄排三有而超捷聞乎五藏之經

在一得而守雌見於二篇之作是則

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為解縛離惱寔

開於惑性由斯比德事等雲泥敢用

傾誠敬崇流施寫經造像无替暄涼

用此福因津通有識咸超見網早越

迷林敬造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

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生在微伍

忽廁朝班弘之以厚禮敬之以宗匠

斯之禁問誠有其由真雖殊慶苦

心存玄化討尋邪誥佛為道父後學

本奉持豈有渝於教義伏願聖慈无

異聲光不聞於恒俗大羅乃烏有之

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王京本亡是之

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避

壞遠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

於大同九天九有共陶津於極教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尋道德二篇不存於

毀佛脩多三藏莫述於李宗後學奔

竟亞述於法王前脩奉法志隆於羽

化是用丹誠奉述元討於仙經拯心

正則豈存於眼氣三錄三元緣情而

妄立丹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

此而致譏禦徐寄茲而取喪是用禦

心委志敬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佛經詞義

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

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響法華諸

大觀情事全非所錄况復朱門玉柱

之液靈薪穢士俗之情高蕪老君之

雅識還依正繕寫不濫染於元陽如

導垂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如流
於夢海

金銅佛像伍軀十面觀音菩薩二
軀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以道本無形

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
故柱下之容未足光於視聽能仁之

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
生火聚羣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
渝是使致勤劬勤奉持難絕用斯上
善通被下尤割見網於此生獲正果
於來際貽諸末業通斯致焉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造真以道惟元氣非形像
之照臨佛稱大覺統景仰之尋則佛
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
匿所以敬寫經像傳奉未聞開万古
之縛根樹百王之遠軌欲使一乘令駕
拯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識該幽明而
翊化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惟夫一國朝宗

一人稱聖一土陶化一佛稱覺故使

唐虞紂夏五運推遷未來三際

循復代代異材豈惟一老刼劫開濟

是稱多佛無識叙稱已形葛洪之誚

有情通議早見周顥之說是以李聃

葬於槐里秦夭哭而不迷馬遷演於

流沙尹喜變而乘迹未若釋氏大聖

湜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

真俗遂投誠欽仰奉尊歸戒造像書

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讚心用之

道日隆現未智開冥津之尊將曉永

垂弘範貽則英賢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敬造蓋以老氏之教不出

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叙

廣懶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

之志言未絕於俗塵三藏之經理自

詣於真極所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

造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反本之道控

精爽於天衢迴向之門畢權衡於地

軸是使天師受道恒礼佛於鶴鳴隱

居立敬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悟事

等効尤詳覈昇玄元宜永執

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
行真所造真夙知希向早預法流形
雖黃老心染緇釋經像福本每事經

營用資景業通被存沒必願罪終福

始惑盡智明逮及黎元咸資敬仰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所造夫為道日損義有存

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

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醮靈寶三

洞事有微於方術黃書赤符莫通於

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烏有未若佛

宗至極坦八正之通津妙法窮真靜

八倒之迷藪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

於大千万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

真不惟鄙俚奉佩遺筌造像書經流

通兆庶當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

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斯意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聞道本虛通

義非摧結靈智洞照湧知大歸自古

同門英秀咸尚佛宗舛代暗識諸生

雷奔輕侮是不遵徃哲不讀金科遂

生此見未日通敏至如張族三師相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西城天竺國事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

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

宋本則同丹本始終迥異者何耶
今進退檢校宋本錯亂失第三卷
妄引第四卷爲第三卷於第四卷
則傍引道士郭行真捨道歸佛之
文十餘段凡八紙補爲一卷國本
依宋故同錯耳今詳此一部撰集
之體始自漢明帝終至唐高宗歷
紀帝代佛道論衡而國本宋本之
第三卷九七條事即唐高宗時事
也今於第四卷八紙後所連寫十
條之事是高祖大宗時事也然則
先後倒錯勢必不然理湏正之今
依丹本以高祖大宗時十事爲第
三卷高宗時七事爲第四卷而正
焉其郭行真捨道歸佛之文并附
于尾云守其序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歲都監奉

勑朕造

從拜佛陶寢兩係攝數釋宗詳于深
魏之書備例蜀川之紀豈非擇木而
廢得至身而達性知樂其神悟佛性
之非朽故釋泉具造像書經故勒願
言陳于卷末庶同悟士塵斯道武
雖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一實之道
理越於天仙大覺之言義該於空有
至如陳思辨道力涉方士之科何晏
叔讚亦在聖門之列然則道有小大
之別聖亦昇沉之儀老君柱史之貞
立教非爲其主釋乃法王之位訓範
統於幽明故二篇述作顯於山之論
兩諦大造程於周氏之宗所以訟古
至今罕能詳覈余承正則義取真乘
造佛書經無替心曲用茲上善通被
識情顛解大道發無上意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按此一部四卷之書其第四卷國

本與宋本則同唯八紙耳丹本大
多至三十四紙非唯多小不同文
義亦不相涉又前第三卷國本與